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六十四回 羅宣火焚西岐城

詩曰：離宮原是火之精，配合干支在丙丁。烈石焚山情更惡，流金燦海勢偏橫。

在天烈曜人君畏，入地藏形萬姓驚。不是羅宣能作難，只因西土降仙卿。

話說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千歲：有一道人請千歲答話。」殷郊暗想：「莫不是吾師來此？」隨即出營，果然是廣成子。殷郊在馬上欠身言曰：「老師，弟子甲冑在身，不敢叩見。」廣成子見殷郊身穿王服，大喝道：「畜生！不記得山前是怎樣話？你今日為何改了念頭？」殷郊泣訴曰：「老師在上，聽弟子所陳：弟子領命下山，又收了溫良、馬善；中途遇著申公豹，說弟子保紂伐周。弟子豈肯有負師言。弟子知吾父殘虐不仁，肆行無道，固得罪於天下，弟子不敢有違天命；只吾幼弟又得何罪，竟將太極圖把他化作飛灰，他與你何讎，遭此慘死！此豈有仁心者所為，此豈以德行仁之主！言之痛心刺骨！老師反欲我事讎，是誠何心！」殷郊言罷，放聲大哭。廣成子曰：「殷郊，你不知申公豹與子牙有隙，他是誑你之言，不可深信。此事乃汝弟自取，實是天數。」殷郊曰：「申公豹之言固不可信；吾弟之死，又是天數，終不然是吾弟自走入太極圖中去，尋此慘酷極刑。老師說得好笑！今兄存弟亡，實為可慘。老師請回；俟弟子殺了姜尚以報弟讎，再議東征。」廣成子曰：「你可記得發下誓言？」殷郊曰：「弟子知道。就受了此厄，死也甘心，決不願獨自偷生！」廣成子大怒，喝一聲，仗劍來取。殷郊用戟架住：「老師，沒來由你為姜尚與弟子變顏，實係偏心；倘一時失體，不好看相。」廣成子又一劍劈來。殷郊曰：「老師何苦為他人不顧自己天性，則老師所謂『天道、人道』，俱是矯強？」廣成子曰：「此是天數，你自不悔悟，違背師言，必有殺身之禍！」復又一劍砍來。殷郊急得滿面通紅，曰：「你既無情待我，偏執己見，自壞手足，弟子也顧不得了！」乃發手還一戟來。師徒二人戰未及四合，殷郊祭番天印打來。廣成子著慌，借縱地金光法逃回西岐至相府。正是：

番天印傳殷殿下，豈知今日打師尊。

話說廣成子回相府，子牙迎著，見廣成子面色不似平日，忙問今日會殷郊詳細。廣成子曰：「彼被申公豹說反。吾再三苦勸，彼竟不從；是吾怒起，與他交戰。那孽障反祭番天印來打我；吾故此回來，再做商議。」子牙不知番天印的利害，正說之間，門官報：「燃燈老爺來至。」二人忙出府迎接。至殿前，燃燈對子牙曰：「連吾的琉璃燈也來尋你一番，俱是天數。」子牙曰：「尚該如此，理當受之。」燃燈曰：「殷郊的事大，馬善的事小；待吾先收了馬善，再做道理。」乃謂子牙曰：「你須得……如此如此，方可收服。」子牙俱依此計。次日，子牙單人獨騎出城，坐名「只要馬善來見我！」左右報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千歲爺：姜子牙獨騎出城，只要馬善出戰。」殷郊自思：「昨日吾師出城見我，未曾取勝；今日令子牙單騎出城要馬善，必有緣故。且令馬善出戰，看是如何。」馬善得令，拎鎗上馬，出轅門，也不答話，直取子牙。子牙手中劍赴面相迎。未及數合，子牙也不歸營，望東南上逃走。馬善不知他的本主等他，隨後趕來。未及數射之地，只見柳陰之下立著一個道人，讓過子牙，當中阻住，大喝道：「馬善！你可認得我？」馬善只推不知，就一鎗來刺。燃燈袖內取出琉璃望空中祭起，那琉璃望下掉來。馬善抬頭看見，及待躲時，燃燈忙令黃巾力士：「可將燈焰帶回靈鷲山去。」正是：

仙燈得道現人形，反本還元歸正位。

話說燃燈收了馬善，令力士帶上靈鷲山去了。不提。

且說探馬來報入中軍：「啟千歲：馬善追趕姜尚，只見一陣光華，止有戰馬，不見了馬善。未敢擅專，請令定奪。」殷郊聞報，心下疑惑，隨傳令：「點砲出營，定與子牙立決雌雄。」只見燃燈收了馬善，方回來與廣成子共議：「殷郊被申公豹說反，如之奈何？」正說之間，探馬報入相府：「有殷殿下請丞相答話。」燃燈曰：「子牙公，你去得。你有杏黃旗，可保其身。」子牙忙傳令，同眾門人出城。砲聲響亮，西岐門開，子牙一騎當先，對殷郊言曰：「殷郊，你負師命，難免犁鋤之厄。及早投戈，免得自悔。」殷郊大怒，見了讎人，切齒咬牙，大罵：「匹夫把吾弟化為飛灰，我與你誓不兩立！」縱馬搖戟，直取子牙。子牙仗劍迎之。戟劍交加，大戰龍潭虎穴。且說溫良走馬來助，這壁廂哪吒登開風火輪接住交兵。兩下裏只殺得：

黑靄靄雲迷白日，鬧嚷嚷殺氣遮天。鎗刀劍戟冒征煙，闊斧猶如閃電。好勇的成功建業；恃強的努力當先。為明君不怕就死；報國恩欲把身捐。只殺得一團白骨見青天，那時節方纔收軍罷戰。

且說溫良祭起白玉環來打哪吒，不知哪吒也有乾坤圈，也祭起來；不知金打玉，打得紛紛粉碎。溫良大叫一聲：「傷吾之寶，怎肯干休！」又戰哪吒。被哪吒一金磚正中後心，打得往前一掙，未曾閃下馬來；方欲逃回，不意被楊戩一彈子，穿了肩頭，跌下馬去，死於非命。殷郊見溫良死於馬下，忙祭番天印打來。子牙展開杏黃旗，便有萬道金光，祥雲籠罩；又現有千朵白蓮，謹護其身；把番天印懸在空中，只是不得下來。子牙隨祭打神鞭，正中殷郊後背，翻筋斗落下馬去。楊戩急上前欲斬他首級，有張山、李錦二騎搶出，不知殷郊已借土遁去了。子牙竟獲全勝進城，燃燈與廣成子共議曰：「番天印難治。且子牙拜將已近，恐誤吉辰，罪歸於你。」廣成子告曰：「老師為我設一謀，如何除得此惡？」燃燈曰：「無籌可治，奈何！奈何！」

且說殷郊著傷逃回進營，納悶鬱鬱不喜。且說轅門外來一道人，戴魚尾冠，面如重棗，海下赤髯，紅發，三目，穿大紅八卦服，騎赤煙駒。道人下騎，叫：「報與殷殿下，吾要見他。」軍政官報入中軍：「啟千歲：外邊有一道者求見。」殷郊傳令：「請來。」少時，道人行至帳前。殷郊看見，忙降階接見。道人通身赤色，其形相甚惡。彼此各打稽首，殷殿下忙欠身答曰：「老師可請上坐。」道人亦不謙讓，隨即坐下。殷郊曰：「老師高姓？大名？何處名山洞府？」道人答曰：「貧道乃火龍島焰中仙羅宣是也；因申公豹相邀，特來助你一臂之力。」殷郊大悅，治酒款待。道人曰：「吾乃是齋，不用葷。」殷郊命治素酒相待。不提。一連在軍中過了三四日，也不出去會子牙。殷郊問曰：「老師既為我而來，為何數日不會子牙一陣？」道人曰：「我有一道友，他不曾來；若他來時，我與你定然成功，不用殿下費心。」且說那日正坐，轅門官軍來報：「有一道者來訪。」羅宣與殷郊傳令：「請來。」少時，見一道者，黃臉，虬鬚，身穿皂服，徐步而來。殷郊乃出帳迎接，至帳，行禮尊於上坐。道人坐下。羅宣問曰：「賢弟為何來遲？」道人曰：「因攻戰之物未完，故此來遲。」殷郊對道人曰：「請問道長高姓？大名？」道人曰：「吾乃九龍島煉氣士劉環是也。」殷郊傳令治酒款待。次早，二位道者出營，來至城下，請子牙答話。探馬忙報入相府：「啟丞相：有二位道人請丞相答話。」子牙隨即同眾門人出城，排開隊伍。只見催陣鼓響，對陣中有一道者，生得甚是兇惡，怎見得：

魚尾冠，純然烈焰；大紅袍，片片雲生。絲條懸赤色，麻履長紅雲。劍帶星星火，馬如赤爪龍。面如血潑紫，鋼牙暴出唇。三目光輝觀宇宙，火龍島內有聲名。

話說子牙對諸門人曰：「此人一身赤色，連馬也是紅的！」眾弟子曰：「截教門下，古怪者甚多。」話未畢，羅宣一騎馬當先，大呼曰：「來者可就是姜子牙？」子牙答曰：「道兄，不才便是。不知道友是何處名山？那裏洞府？」羅宣曰：「吾乃火龍島焰中仙羅宣是也。吾今來會你。只因你依仗玉虛門下，把吾輩截教甚是恥辱，吾故到此與你見一個雌雄，方知二教自有高低，非在於口舌爭也。你那左右門人不必向前；料你等不過毫末道行，不足為能。只我與你比箇高下。」道罷，把赤煙駒催開，使兩口飛煙劍，來取子牙。子牙手中劍急架相迎。二獸盤旋，未及數合，哪吒登開風火輪，搖鎗來刺。羅宣傍有劉環躍步而出，抵住哪吒。大抵子牙的門人多，不由分說，楊戩舞三尖刀衝殺過來；黃天化使開雙鎚，也來助戰；雷震子展開雙翅，飛起空中，將金棍刷來；土行孫使動寶鐵棍，往下三路也自殺來；韋護縛步，使降魔杵劈頭就打；四面八方，圍裹上來。羅宣見子牙眾門人不分好歹，一湧而上，抵當不住，忙把三百六□骨節搖動，現出三首六臂，一手執照天印，一手執五龍輪，一手執萬鴉壺，一手執萬里起雲煙，雙手使飛煙劍，好利害！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赤寶丹天降異人，渾身上下烈煙燻，離宮煉就非凡品，南極熬成迴出群。火龍島內修真性，焰氣聲高氣似雲。純陽自是三昧火，烈石焚金惡殺神。

話說羅宣現了三首六臂，將五龍輪一輪把黃天化打下玉麒麟。早有金、木二吒救回去了。楊戩正欲暗放哮天犬來傷羅宣，不意子牙早祭起打神鞭望空中打來，把羅宣打得幾乎翻下赤煙駒來。哪吒戰住了劉環，把乾坤圈打來，只打得劉環三昧火冒出，俱大敗回營。張山在轅門觀看，見岐周多少門人，祭無窮法寶，一個勝如一個，心中自思：「久後滅紂者必是子牙一輩。」心中甚是不悅。只見羅宣失利回營，張山接住慰勞。羅宣曰：「今日不防姜尚打我一鞭，吾險些兒墜下騎來。」忙取葫蘆中藥餌，吞而治之。羅宣對劉環曰：「這也是西岐一群眾生該當如此，非我定用此狠毒也。」道人咬牙切齒。正是：

山紅土赤須臾了，殿閣樓臺化作灰。

話說羅宣在帳內與劉環議曰：「今夜把西岐打發他乾乾淨淨，免得費我清心。」劉環道：「他既無情，理當如此。」正是子牙災難至矣，子牙只知得勝回兵，那知有此一節。不意時至二更，羅宣同劉環借著火遁，乘著赤煙駒，把萬里起雲煙射進西岐城內。此萬里起雲煙乃是火箭，及至射進西岐城內，可憐東、西、南、北，各處火起，相府、皇城，到處生煙。子牙在府內只聽的百姓吶喊之聲，振動華岳。燃燈已知道了，與廣成子出靜室看火。不題。——怎見得，好火：

黑煙漠漠，紅焰騰騰。黑煙漠漠，長空不見半分毫；紅焰騰騰，大地有光千里赤。初起時，灼灼金蛇；次後來，千千火塊。羅宣切齒逞雄威，惱了劉環施法力。燥乾柴燒烈火性，說甚麼燧人鑽木；熱油門上飄絲，勝似那老子開爐。正是那無情火發，怎禁這有意行兇。不去弭災，返行助虐。風隨火勢，焰飛有千丈餘高；火逞風威，灰迸上九霄雲外。兵乒兵乒，如同陣前砲響；轟轟烈烈，卻似鑼鼓齊鳴。只燒得男啼女哭叫皇天，抱女攜兒無處躲。姜子牙總有妙法不能施；周武王德政天齊難逃避。門人雖有，各自保守其軀；大將英雄，盡是獐跑鼠竄。正是災來難避無情火，慌壞青鸞斗闕仙。

話說武王聽得各處火起，連宮內生煙，武王跪在丹墀，告祈后土、皇天曰：「姬發不道，獲罪於天，降此大厄，何累於民？只願上天將姬發盡戶滅絕，不忍萬民遭此災厄。」俯伏在地，放聲大哭。且說羅宣將萬鴉壺開了，萬只火鴉飛騰入城，口內噴火，翅上生煙；又用數條火龍，把五龍輪架在當中，只見赤煙駒四蹄生烈焰，飛煙寶劍長紅光，那有石牆、石壁燒不進去。又有劉環接火，頃刻齊休，畫閣雕梁，即時崩倒。正是：

武王有福逢此厄，自有高人滅火時。

話說羅宣正燒西岐，來了鳳凰山青鸞斗闕的龍吉公主——乃是昊天上帝親生，瑤池金母之女；只因有念思凡，貶在鳳凰山青鸞斗闕，今見子牙伐紂，也來助一臂之力。正值羅宣來燒西岐，娘娘就假此好見子牙。遂跨青鸞來至。遠遠的只見火內有千萬火鴉，忙叫：「碧雲童兒，將霧露乾坤網撒開，往西岐火內一罩。」此寶有相生相剋之妙，霧露者乃是真水；水能克火，故此隨即息滅，即時將萬隻火鴉盡行收去。羅宣正放火亂燒，忽不見火鴉。往前一看，見一道姑，戴魚尾冠，穿大紅絳綃衣。羅宣大呼：「乘鸞者乃是何人，敢滅吾之火？」公主笑曰：「吾乃龍吉公主是也。你有何能，敢動惡意，敢逆天心，來害明君，吾特來助陣。你可速回，毋取滅亡之禍。」羅宣大怒，將五龍輪劈面打來。公主笑曰：「我知道你只有這些伎倆。你可盡力發來！」乃忙取四海瓶擎在手中，對著五龍輪；只見一輪竟打在瓶裏去了。——火龍進入於海內，焉能濟事！羅宣大叫一聲，把萬里起雲煙射來。公主又將四海瓶收住去了。劉環大怒，腳踏紅焰，仗劍來取。公主把臉一紅，將二龍劍望空中一丟。劉環那裏經得起，隨將劉環斬於火內。羅宣忙現三首六臂，祭照天印打龍吉公主。公主把劍一指，此印落於火內，又將劍丟去。羅宣情知難拒，撥赤煙駒就走。公主再把二龍劍丟起，正中赤煙駒後臂。赤煙駒自倒，將羅宣撞下火來，借火遁而逃。公主忙施雨露，且救了西岐火焰，好見子牙。怎見得好雨，有讚為證：

瀟瀟灑灑，密密沉沉。瀟瀟灑灑，如天邊墜落明珠；密密沉沉，似海口倒懸滾浪。初起時，如拳大小；次後來，甕潑盆傾。溝壑水飛千丈玉，澗泉波浪萬條銀。西岐城內看看滿，低凹池塘漸漸平。真是武王有福高明助，倒瀉天河往下傾。

話說龍吉公主施雨救滅西岐火焰，滿城民人齊聲大叫曰：「武王洪福齊天，普施恩澤，吾等皆有命也！」合城大小，歡聲震地。一夜天翻地沸，百姓皆不得安生。武王在殿內祈禱，百官帶雨問安。子牙在相府，神魂俱不附體。只見燃燈曰：「子牙憂中得吉，就有異人至也。貧道非是不知，吾若是來治此火，異人必不能至。」話言未了，有楊戩報入府來：「啟師叔：有龍吉公主來至。」子牙忙降階迎迓上殿。公主見燃燈、廣成子在殿上，公主打稽首，口稱：「道兄請了！」子牙忙問燃燈曰：「此位何人？」公主忙答曰：「貧道乃龍吉公主，有罪於天；方纔羅宣用火焚燒西岐，貧道今特來此間，用些須小法術，救滅此火，特佐子牙東征，會了諸侯，有功於社稷，可免罪愆，得再回瑤池耳，真不負貧道下山一場。」子牙大喜，忙吩咐侍兒，打點焚香淨室，與公主居住。西岐城內這一場嚷鬧，大是利害，乃收拾公闕府第。不表。

且說羅宣敗走下山，喘息不定，倚松靠石，默然沉思：「今日把這些寶貝一旦失與龍吉公主，此恨怎消。」正愁恨時，只聽得腦後有人作歌而至。歌曰：

「曾做菜羹寒士，不去奔波朝市。宦情收起，打點林泉事。高山採紫芝，溪邊理釣絲。洞中戲耍，閒寫『黃庭』字。把酒醺然，長歌腹內詩。識時，扶王立帝基。知機，羅宣今日危。」

話說羅宣聽罷，回頭一看，見個大漢，戴扇雲盔，穿道服，持戟而至。羅宣問曰：「汝是何人，敢出大言？」其人答曰：「吾乃李靖是也。今日往西岐見姜子牙，東進五關，吾無有進見之功，今日拏你，權敵一功。」羅宣大怒，躍身而起，將寶劍來取。二人交鋒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